

[瑞典]斯文·赫定著

郑超麟译

沙漠游记 新疆

DURCH
ASIENS WÜSTEN

Ivan Hedin

[瑞典]斯文·赫定 著
郑超麟 译

新疆 沙漠游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疆沙漠游记/(瑞典)斯文·赫定(Sven Hedin)

著; 郑超麟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脉望丛书)

书名原文: Durch Asiens Wusten

ISBN 978 - 7 - 208 - 13946 - 6

I . ①新… II . ①斯… ②郑… III . ①纪实文学-瑞典-现代 IV . ①I53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59894 号

责任编辑 薛 羽

封面装帧 陈 酣

• 脉望丛书 •

新疆沙漠游记

[瑞典]斯文·赫定 著

郑超麟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5.25 插页 4 字数 107,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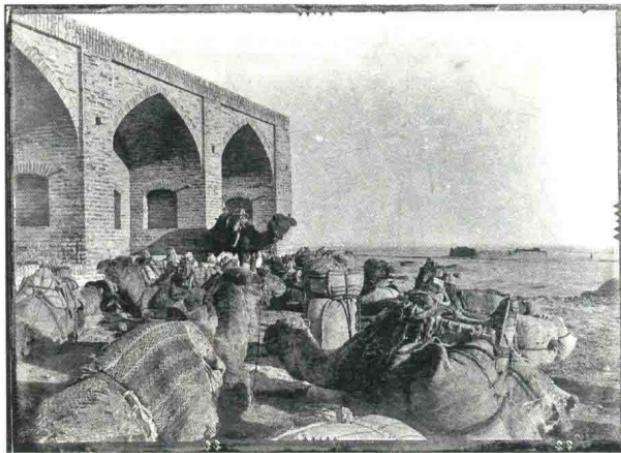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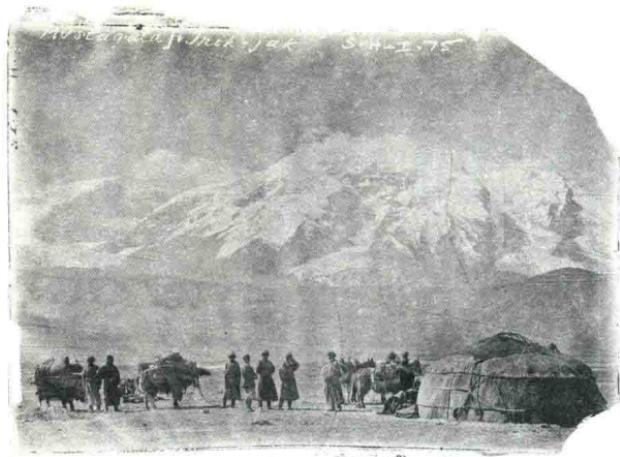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3946 - 6/I · 15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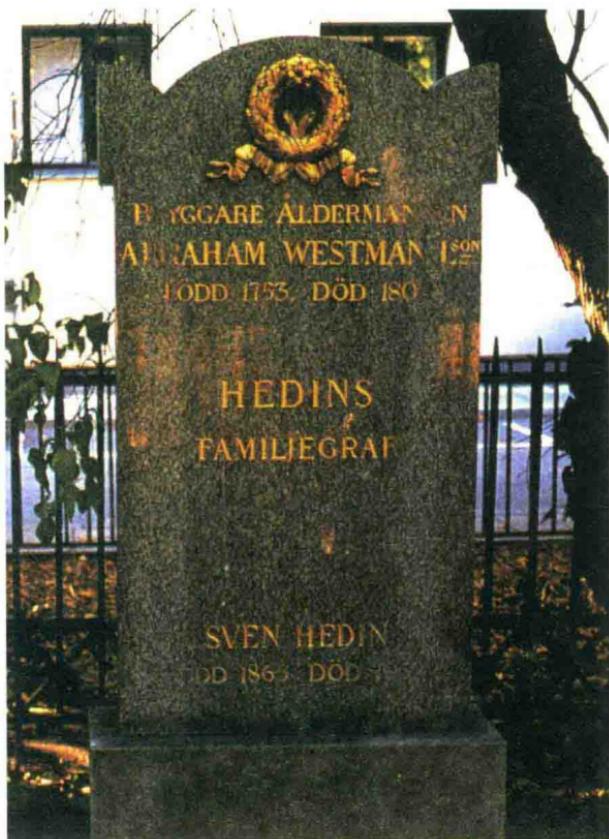
定价 28.00 元



斯文·赫定



斯文·赫定的探险旅程



斯文·赫定墓



译者 郑超麟

目录

第一章 沙漠神话	1
第二章 在沙漠国上	6
第三章 出发	12
第四章 起初几日行程	15
第五章 马萨尔山下一个乐园	18
第六章 种下祸根的一瞬间	22
第七章 在最后的柽柳旁边	25
第八章 吓人的发现	28
第九章 虚幻的兆头	32
第十章 我们掘一口井	37
第十一章 最初的牺牲者	40
第十二章 在沙风之中	44
第十三章 还有两杯水	48
第十四章 “水啊，水啊，给我们水啊！老爷！”	51
第十五章 最后的检阅	57
第十六章 旅行队底没落	59
第十七章 新希望	64

第十八章	虚假的足迹	70
第十九章	得救	72
第二十章	回到喀沁去	76
第二十一章	寻访人类	81
第二十二章	在和阗河牧人群中	85
第二十三章	伊士南拜得救	88
第二十四章	重去死营	92
第二十五章	失去的行李	94
第二十六章	回归疏勒	96
第二十七章	沙漠古城	103
第二十八章	未为人知的牧人种族	114
第二十九章	野骆驼底乡土	119
第三十章	再渡沙漠	123
第三十一章	塔里木河畔原始树林	127
第三十二章	应受处罚	132
第三十三章	旧罗布泊	135
第三十四章	在新罗布泊行舟	140
第三十五章	几乎被捕	147
第三十六章	一段中国侦探故事	152
编辑后记		159

第一章 沙漠神话

有一条沙漠带，好像一条已经干涸了的非常宽阔的河床，从东北斜向西南，贯穿着亚细亚和阿非利加两大洲：在蒙古境内的叫做戈壁，在新疆境内的叫做塔克拉马干，即戈壁底西端，在俄境内的叫做“红沙”和“黑沙”，在波斯境内的是克维尔以及其他沙漠，再过去就是阿拉伯境内众沙漠，最后则为撒哈拉。这一长带沙漠当中，最吓人的还是塔克拉马干；这个沙漠从叶尔羌河或塔里木河南岸起一直扩展到那做西藏北方疆界的高大的昆仑山脉为止，一向是人所未知的广大的区域，直到一八九五年春天，我才破天荒第一次横渡而过。

我从一八九四年夏季起，就逗留在疏勒；我在帕米尔高原上住过四个月，而且和穆斯塔格阿塔山上，即“冰山之父”上面的吉尔季斯人一同生活，我进行了四次要攀上这山的七八八〇公尺的高峰，但都没有成功；一八九五年三月初，我把我的大本营迁移到叶尔羌河边一个污秽的小地方叫做莱里克去，为的在那里准备我的沙漠旅行。

土著的人以及中国官厅都认为我横渡塔克拉马干的计划是行不通的；然而他们说来唬吓我，使我害怕这沙漠，那些话，

反而鼓励了我，反而使得我的企图生出更能迷惑人的魔力。

据他们说，在沙漠里面，夹在叶尔羌河和和阗河中间，古时有个大城，但好久以来，就埋葬在沙底下了；塔克拉马干本是这大城底名字，后来才用来称呼这整个沙漠区域。沙漠内部有鬼怪住着。那里有成堆的金银在房屋墙塔之中，但如有人到了那里，打算将这些财宝用骆驼拖走，那他无论如何是离不开那个地方的，沙漠鬼怪要缠住了他。惟有把这些财宝抛弃了，他才能救得自己的生命。

有几个种田人甚至切切实实对我说，在沙漠里（他们喊做德坚德卡）有好多好多的城埋葬着哩。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头子，听到我有这计划，有一次到我寓所来访我，告诉我说，他年轻时认识一个人，这人从和阗到温宿去的路上，在沙漠里面迷路了。他走到了一座古城，他看见城内房屋里面有好多中国鞋子，但一接触他的手，这些鞋子立刻化为灰尘了。又有一个人从阿克沙马拉地方进沙漠内去，也走到一座城里，他在残破的房屋之中寻到了一大堆银子，他拿银子装满了他带去的一个布袋，以及他身上的口袋，可是他正要走出来的时候，一群野猫跑了来，吓得他把所有一切又抛弃了，急急忙忙逃得了性命。过了一个时候他胆子又大起来，还想发一次洋财，但无论如何找不到那个神秘的城，沙又把它埋起来了。

和阗一个伊斯兰教师父运气比较好些。他欠了一身的债，被债主逼得没有办法。只好逃入沙漠，以为在那里可以安安逸逸地死去。但他在那里发现了成堆的金子和银子，现在他变成一位大富翁了。有无数的人到沙漠里去，要想跟他一样发财。可是一去永不回来。老头子确定说，要去寻找那



疏勒城门

秘藏的财宝而希望成功的人，必须先把那些恶鬼驱除了，因为这些鬼怪使得行路的人头脑糊涂，使得人不知道是在那里兜圈子，走来走去又走到自己的足迹上面去，一直到精疲力竭倒在地下渴死为止。

在莱里克还有人告诉我说，那座消失了的神秘的城（这里的人叫它做莎伊卡塔克或仅克塔克）离这里不过十五公里远近，在此地的西方。几年前有个人看到过，但是那时以后无论如何再找不到它。几日之前，莎车才有十二个人进沙漠寻金子去；这些寻金人最爱春季天气，因为希望此时沙漠风暴能将藏金处吹露出来。另一个人一月之前出去寻金子，可是至今未见回来。

最后在莎车，我又听人说，在沙漠旅行的人时常听到呼唤他名字的声音，如果随着呼声走去的话，他就要迷路，口渴死了的。这种话，中古时代最有名的旅行家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记载罗布大沙漠时，就已经说过了。他说，旅行人夜间走路，其中如果有一个人落在后头睡着了，醒来后再要追赶大伙时，就听到鬼怪说话，他以为是伙伴底声音。好多次，鬼怪甚至呼唤他的名字，他要被迷惑了的，以至于永远寻不到他的伙伴。已经有好多人就是这个样子死在沙漠里面了，——马可·波罗确定地说。

从所有这些传说和神话，我首先得到一个结论，便是，此地，在沙漠周围的城乡里，有好多游手好闲的人，他们坚决相信，有一天财神爷会将无限的宝藏送到他怀抱里的。这一类寻金者本是一些不务正业的人，邻居讨厌死了他们，他们每天所做的不外是偷鸡盗狗的勾当，所以异乡人，尤其要当心他

们。可是这些传说是从何处来的呢？关于给沙埋没的古代大城塔克拉马干的传说，何以能在和阗和莎车，巴楚和温宿，到处流传呢？难道这只是土著人底幻想么，他们想看见那些无人居住的房屋，这些房屋的最微细部分他们都能描摹出来的？也许他们不过是同欧洲人开玩笑么，他们告诉欧洲人说：远古时候沙漠内部也有大森林，也有麝鹿和其他野兽栖息的地方？

这一切不会是偶然的。这些传说必然有根据的，有一个共同的来源。在这些传说底背后，远远地，一定有一种事实。为其立足之点。所以我非常注意倾听这些传说，使得此次旅行一天比一天更增加吸引人的魔力，而且使得我差不多不顾旅行底危险了。这神秘的沙漠现在就已经开始迷惑我；甚至那起源于沙沙深处的沙风，在我看来也是动人而可爱的。于是我等待得不耐烦了，等待我动身以第一个人踏进这神话国土的那个时刻。

第二章 在沙漠门国上

我们忍耐心却首先遇着一种艰难的试验。叶尔羌河近旁没有骆驼，我不得不先派一个专差回疏勒去买八匹堪为此次旅行之用的牲口。我的旅伴伊士南拜，乌什地方一个伊斯兰教徒，一年以前同我结伴的，他此时也骑了一匹马到莎车城去，为得备办其他一切的旅行用品。一八九五年三月十九日，我迁移到叶尔羌河右岸一个大村庄麦盖提去^①，因为我打算带着旅行队从那儿动身进沙漠去的。奇怪的是从来未曾有一个欧洲人到过这麦盖提地方；我到这里来惹起了地方住民很大的骚动。还未走到那里，就已经有一群人来迎接我们了；村长自己也在其中，他带来一些鸡和鸡蛋等物送我，而且牵了几匹运输用的骡马来帮助我驮东西，他把自己屋里一间铺了地毯的大房子给我居住。在麦盖提地方也有那一类寻金者。其中一个告诉我某次二十几日徒步穿过沙漠的故事。他和他的旅伴们将饮水和粮食用驴子驮着走，向东北方走了七天越过高大的沙丘之后，就到了一长条山脉。他们看见这里和那里都有怪

① 译者按：麦盖提村今新设为麦盖提县。

柳，有些地方还掘得到水。这个人年年都要结合其他好多人到沙漠里寻金子去，可是至今没有一次寻着。他们也是把这沙漠叫做塔克拉马干的。

晚上有好多客人在我房子里。村长和安格特里克底“翁巴希”。托达霍札每人都送我一只羊，印度人则送我马铃薯和奶油。

这位翁巴希是个正直的人。他时常来拜访我，在我房内一坐几个钟头，谈天说地。当我因为骆驼至今没有消息而着急之时，他总是要我耐心等着，总是非常安静而确信地说：“就来的，就来的。”但是骆驼仍然没有来，宝贵的时间就这样丧失了。我微微有一点预感，以为这样子将有炽热的火炭堆在我们头上的；因为春天已经开始退缩了，在炎热季节里，沙漠乃是一个大火炉。

在这期间，托达霍札时常指教我关于此处风土人情上种种事情。他认为麦盖提乡村的人与邻近地方人民相差很远，性格上是强硬而冷酷的，而且那样容易记恨，往往为了不重要的争执结了好多年的冤仇。

伊斯兰教底禁条，此地遵守得非常严谨。上次赶集日子，有人在斋戒期间，太阳未下山就吃了饭，他立刻就被捉去了，打了鞭子，以后用绳子反绑着双手，送到市集上游行示众，叫大家羞辱他，嘲笑他。

三月二十一日我到市集，看了一次。市集是很大的；每种职业，每种货品，都有固定的街巷。但一星期中只准做一次买卖。那天，棹子和货品从屋里搬出来，安排在屋前平坦地基之上。

三月二十二日，我的专差终于从疏勒回来了。他带来好多邮件，但没有骆驼。伊士南拜则比他能干得多，从莎车带回来四个白铁水箱，六个山羊皮做的水囊，还有袋子、铲子、鞭子、络繆、鞍鞯，以及丰富的麦子、烤面粉、干面条和蜂蜜，此外给骆驼用的油和芝麻。骆驼每天若能有半公升油吃，纵然没有其他的食粮也能走一个月长久道路的。

我的能干的伊士南拜现在自告奋勇，再骑马到莎车去一趟，非买到骆驼誓不回来。两星期之后，他果真带了八匹壮伟的雄骆驼回来了。他不大注意骆驼底美丑和肥瘦，而注意其他的品性；他只买那些已经习惯在沙漠往来而能忍受炎热和饥渴的。一只出世八年的好看的白骆驼。名叫亚克土牙，做领队牲口，它的颈项挂了一个大铜铃，铃舌是用沉重的铁做的。一只名叫巴拜的，已经有十五岁了，后来也是它第一个死去的。那只驯良的鲍克拉，我选来做我的坐骑。纳尔是一只好斗的家伙，人家走到它的近旁时候，它总要拿脚踢人或者咬人。所有的骆驼此时正在换毛，它们的冬季丛密的毛每天一大鬃一大鬃地脱落下来，因此它们是异常难看的，直至所有的旧毛脱完为止。每只骆驼都配有一个塞满干草的柔软的大鞍子；伊士南拜也未曾忘记买来好些捆行李用的骆驼毛绳子以及旅行队用的三个大铃。

此外他还雇来两个可靠的人，一个五十五岁老头子，胡须已经灰白了，名叫穆罕默德·沙，他照应骆驼非常在行，惟有他能够挨近那只犷狂的纳尔，而不会被咬的。我现在还想象得很清楚这老头子底壮伟的姿势，他的永远快活的神气，好像我昨天才同他分手的。他何等的不关心，将老婆和孩子丢在